

語絲第一四五期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駱駝草

祖正

——莫泊桑的病與死——

Maupassant 陷入瘋狂乃在一八八九年的年終得知。友人們知道，社會上也得到公布的消息。然而他病的徵候已在一八八四年以來的諸作品中散見了很多的。他的作品幾乎可以分成兩大類。一是出於他健全的靈感，一是出於他病的靈感。

Maupassant 也曾經把自己的病狀在他恩師前訴苦。而 Flaubert 知道他喜歡行樂，或者是貪戀過度之故能又或者是勞作過度了罷。總之知道他凡事沒有節制不講規則的攝生法。這些已是好久以來成了 Maupassant 的習慣。大家以爲他的身體素來強碩沒有在意。然而也到了非給師友進忠告不可的時候了。一八七六年 Flaubert 寫給他的信裏面說：

「你就在文學的興趣裏也須有點節制……」

語絲

第一百四十五期

要留神呀，一切都須在目的上着想。凡人一經做了藝術家那就沒有和常人過同樣生活的權利了。」然而 Maupassant 正如這樣說的恩師同樣，具有一種陰沉而愛好孤獨的性質。他的厭世嫌人固然爲了後天的思想態度，然而性格中早已隱藏着走入悲劇去的先天的要素。

「我常是一個孤獨者，夢想家。是與世隔離的哲人。我爲要脫離感到他人存在的束縛，終年過着孤獨的生活……我差不多接近着同一棟房屋內住着的人也覺得不耐，那樣的喜歡孤獨。我因住在巴里感到非常的苦痛所以不能住在巴里。就是巴里的羣衆睡靜了，也覺得仍舊是生活在我的周圍蠕蠕蠢動着，刺戟我的身體刺戟我的神經。我是在精神上已經死了的人。」

他愛好旅行也是想避云塵囂以求孤獨之故。他以爲人類可分爲兩種：一種是要求別人給他慰安給他休息的，餘一種是爲了人家自己感到倦怠與束縛，只從孤獨

八一

的生活裏才能得到靜寂，休息與空想的快樂的——分成那麼的兩種。他就是不出去旅行也喜歡找尋孤獨。他是想從孤獨之中嘗到一點安樂。這本也是想從事創作的人們應有的要求。然而以他的性質決不是能夠在這種寂寞境裏安住得下去的。最後他覺悟到想醫他心靈苦悶的孤獨的那種快感同時是一種極其危險的情緒。

他說道「孤獨在要想做工作的賢明人是種危險。我們暫時守着孤獨，就發見空想之成爲虛無的那個悲哀。」於是他又就發見了逃出社會逍遙於海上或是沙漠上那個孤獨中的苦楚了。他感到整個的自己不只是在這個虛無中湮沒掉了麼？於是又發生了穿鑿分析的苦痛出來。分析穿鑿的結果，覺得凡是與社會人世隔離後的自己一切的思想，萎了的情緒，病的感受性都只好在這個虛無中寂滅，他自己只是『自己的影子』在那裏生存着。佛家入定的功夫究不知是怎樣的，如果可說因爲有信心所以耐得住那個枯寂的話，那末我們也不能怪 Maupassant 不能在此中安住。要知道法國自然主義文學時代是種怎

麼窒息苦悶的思潮呢！

『Maupassant 從社會人羣裏是逃了出去然而從自己的個性裏是逃不出去。』然而他就以自己的個性去與時代環境搏戰。因爲自己的個性中含有容易走入病態的心理，他就把這些病的心理作材料來寫小說。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在絕望的苦喊之中得到他大部分的著作。

等到在無法緩和痛苦的時候他就服用催眠的劇藥。譬如科凱因，嗎啡之類。他又從這種服藥後夢幻心境中得到異常的材料作成短篇小說。

上面說過他的著作可以分成兩大類的占有那麼多而重要的各篇中都可以看出作者的病苦，與那個走到悲劇路上去的徵候。然而最是明明把自己的病苦與病苦中的恐怖在篇中告白，從而得知他陷入狂疾的經過乃是“Lui?” “Le Horla” “Qui Sait” 的三篇。第一篇的內容數年前曾約略介紹敘說過。就是獨身的主人公一夜忽在自己房間內發見了形如自己的一個人影，走去一摸乃是

空虛，於是從此煩擾不安不敢單身獨居，結末說「只有明天與一不甚相識的婦人結婚就可解除這個恐怖」的敘述那種 *Autos copie externe* 的病的現像。據說這是作者發狂前五年時候親自遇見的一個現像。他從無底的孤獨裏生出兩種恐怖。一種是死一種是夜的恐怖。對於死是無法抵抗，對於夜的恐怖在那短篇裏說可以結婚來排解。然而作者自己不會為這種恐怖去結婚。他不但認自己的孤獨是可痛的運命，個人與外物永久不得調和不得理解，對於男女之愛無論怎樣的結合也認為不能達到真正的心靈上的理解與調和。

他最初患了眼病乃一八八〇年前後的事。他恩師去世前三日（一八八〇）還曾寫信問他的眼病。到了一八八五年成了雙目不明的那麼厲害。經醫生診斷的結果說不是單純的眼病乃是根因於他神經的疾病。到後來目疾稍好就把病中的經驗寫入創作。在 *Urania* 裏也可見到一斑。他的神經病沒有除根。漸漸覺得精神的苦悶，記憶

的衰弱，又感到犯了這樣病的人常常感到的無因的迫害妄想與一瞬間襲來的戰慄。而真正的狂疾在一八八六年英國旅行中已經稍見端倪有行動異常的情形；一八九〇年住在巴里的時候從不眠症重發舊病。一八九一年三月得醫生診察後的警告，嗣後精神時多錯亂，病益加增。同年十二月遂見沉重。*Maupassant* 本人也已有覺悟。「我不會長久的了……不想長久受苦。」又說：

「我已決了心。……不會久長。也不想再活了。我是電光樣的來到文壇也想疾雷樣的離去。」

他已到了最終的時期。一八九二年的正月曾一次自殺。但說並非 *Maupassant* 病室內聽到的鎗彈所傷。事先早已戒備着。乃是金屬製的裁紙刀切破了咽喉，受了深創。得到僕役的施救沒有成功。那時的種種情緒說在短篇「自殺」內說得很詳明。

「啊，只有狂者是幸福的。因為他失却了現實的感情。」他已感悟到了這個慘傷悲痛中的幸福。

臨終以前有件小事足以引我們注意的，他在得病之後想減却苦痛對於一向冷淡的宗教生出了熱心。病愈重，大概他的苦悶也愈深，爲要得到心的和平，愛讀「基督之模範」（想係「尊主聖範」）常放置枕旁云云。

Guy De Maupassant 在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先他母親繼他恩師而長眠。要是傳說不誤，他臨終最後的一語是「呀，漆黑！漆黑！」

然而我們是得到了他漆黑背面的光明。因爲他始終遵守了 Flaubert 的教訓「把一切爲藝術作犧牲。藝術家非把生活看作一種手段不可。」七月九日舉行葬式的時候，E. Zora 在 Maupussant 墓前的有名的告別辭裏說：

「他的作品是永存的。讀他作品的人們會把他復活過來的罷。與他面識的我們還記得他壯健而苦痛的臉貌罷。後代以著作而認識他的人，爲他一生不斷地歌唱着永遠的戀歌而愛他的罷。」

黑夜天空中閃爍着的星星固屬高遠渺茫而沈默。但是我們常愛默然對着瞻仰。又何況長是歌唱着的巨靈！

●訂正 一四四期六四頁上段應改作「日本一般青年指導者之第一人」又同段應改爲「爲了生存而生存。」

人生如缺頁甚多之書籍。難於稱爲一部，然而總是稱爲一部。

芥川龍之介

蘇萊曼東遊記（八）

劉復

關於印度，中國，及其國王的消息

印度人和中國人，有一個一致的意見，以為世界上的「偉大的」王，共有四個。其中第一個，是阿喇伯王，【即 *Bahdad* 地方的 *Khalee*】。關於這一層，印度人與中國人的意見完全一致：他們都以為阿喇伯王是羣王中最偉大，最殷富，最尊嚴的一個；在這「伊斯蘭」大宗教的國王之上，就再沒有別的東西的了。中國王處於阿喇伯王之下，居第二位。再下乃是 *Rum*（即 *Byzance*）的王，與 *Balhara*，即耳朵上穿着孔【帶環子】的人民的國王。這 *Balhara* 是印度最高貴的一個主治人：全印度的人，都承認這一件事。（頁二十七）印度諸王，都是獨立的，但大家都承認這 *Balhara* 的高貴。當 *Balhara* 派使臣去見諸王的時候，諸王都懇求使臣同去向他所代表的人表示敬意。*Balhara* 也舉行普遍的頒賞，像阿喇伯王一樣。他有許多的馬和象，和許多的銀子。他的錢幣是一種銀幣（*dirham*），名叫 *tatiri*，每一枚的重量，等於「阿喇伯」王的 *dirham* 的一枚半。

Balhara 的紀年法，是從前任「*Balhara*」的末一年算起的（原文如此），而「我們」阿喇伯人的紀年，却依據「我們的」先知——我們向他行禮！——印度人就不是這樣：他們依據國王紀年，而國王在位的時候，也有很長久的：往往有一個人做了五十年的國王。*Balhara* 的臣民，以為國王之所以能享國甚久，是由於能愛護阿喇伯人的緣故。的確，*Balhara* 是最能愛護阿喇伯人的國王；（頁二十八）他的臣民也同他一樣好。

Balhara 是國王的稱號，等於「波斯人的」*Kis-tes*，【羅馬人的 *Cesar*】，並不是私人的名字。*Balhara* 所統治的國，從印度西面的海岸上起；其地有一國，名叫 *Cochen*，相與交界；「此國」向「亞洲」大陸【內地】延引，直至與中國為界。*Balhara* 國境的四周有許多國王，*Balhara* 帶和他們打仗，但總是他打的勝仗。在他的敵王裏，有一個王，名叫 *Gura* 王；他有一支精兵：印度諸王所有的騎兵，都不能和他的相比。這 *Gura* 王

是阿喇伯人的敵人，但他也承認阿喇伯王是羣王中最偉大的一個。印度諸王，都不像他那樣的痛恨伊斯蘭。他所管轄的是一個狹長的半島。他有許多財物，許多駱駝，許多家畜。〔國中〕貿易用金錠，據說，國中有金鑛。（頁二十九）其國善防盜賊，爲印度境內其他諸國之所不及。

Gujra王之旁，有一個 Takra 王，其國甚小。國中婦女膚色潔白，在印度境內，算是最美的美人。國王不喜打仗，因爲他的兵不多。他對於阿喇伯人，也和 Bahra 一樣的愛護。

在前文所說諸國的鄰境之內，有一個王，名叫 Bahra (即 Pegou) 王，是 Gujra 王的敵人。這個國王的出身不高貴。他和 Ballahra 打仗，也和 Gujra 王打仗。他的軍隊，比 Ballahra、Gujra 王 Takra 王三人的都強。據說，他出去打仗的時候，所帶的象，有五萬之多。他只能在冬季（雨季）打仗：因爲要叫象不喝水是做不到

的，所以冬季以外的時間，也就無從利用了。據說，這 Bahra 王的軍營裏，洗被服的人有十萬至十五萬之多。這一個國裏所出產的衣服，是無論什麼地方都比不上的。一件衣服，可以放在一個指環中間拉得過去，因爲〔布質〕精細到了萬分。這種布用棉花織成，我們看見過一塊樣布。

（未完）

鄉愁（夢之十四）

天 行

我已經不認識什麼東西是鄉愁，大約也將近十個年頭。雖然我有年已半百的雙親在那所謂故鄉的所在帶領著他們的孩子們辛苦的過活。

故鄉只是一些令我們愛念者給我們的一個境地。我的所謂故鄉太不愛我，教人畏懼，忿恨，厭棄；我也只有不愛念這教人不愛念的故鄉。我只有說，宇宙間到處可以成爲故鄉。在我的生活中，北京幾於是我的故鄉了；自然因爲我的可愛念的一切可算都在那裏。

若是單爲了指懷念生產地的心悲是「鄉愁」，我便沒有這種心悲，便不認識那是什麼東西。一個沒有鄉愁的人，看來是如何的自在；可是這空虛的心悲，又怕不是區區對了事實上生產地懷念的心悲可比的了。北京果可以給我懷念，果足以給我懷念？那香爐醬缸的北京自然無可愛念，不過我可愛念的一切在那灰醬中，灰醬中就在我可愛念的故鄉境地在那兒。那麼，「鄉愁」如是不單指懷念生產地的心悲，我便無時無刻不在「鄉愁」中。

我的智識以至我的生命，只有令我可愛念的北京給了我很大的啓發，鼓勵，援助；足以給我愛念，可以給我愛念的，只有在北京的一切啓發，鼓勵，援助我的愛念者，——師，友，以及若干意見相左的人。並且在那裏還有一兩處我留下的事業，雖然一個大概已經完全停頓了，一個已經完全改變了。

當我看到北京報紙一點一滴的消息，心上無有不起很自然的感動。我可忘失了什麼是故鄉，忘失了什麼懷

念故鄉的心悲。第一個夏天在國外滯留著，與往年在北京滯留著一樣不起鄉愁；可是對了一年有餘離開的北京却不免要起懷念的心悲！我心悲在北京存在的我的故鄉境地。

陳死腐舊的愛念與我所認爲故鄉的懷念是兩般的。假使只因爲歷史的事實上，地理的事實上，每事每物每地每人與我有一種故舊關係，便無理由的絕端愛念，我總以爲不值的。這些陳死腐舊的東西葬送了我的一切，我只有畏懼，忿恨，厭棄，不愛念！我所以早忘失了那陳死腐舊的故鄉；即使北京，也有一部分向來在我忘失之中。

我是個舊的叛徒，因爲我已經不認識什麼東西是鄉愁，數來也將近十個年頭。我是個不改悔的舊的叛徒，因爲我生活在詛咒一切「故」什麼，「祖」什麼的苦悶中。

「祖宗不足法！」世界屬於我們青年子孫的，是青

年子孫用新的力量掀造的。所以，我連對我心目中故鄉境地也絲毫不起鄉愁了；然而希望那裏成功青年的家鄉。

七，七，一九二七，僑寓朝鮮。

論抓與咬

斯文生

重譯印度殼科加大師 (Sri Kokkoka) 原著德人須密特譯羅諦羅訶舍母 (Das Ratirahasyam) 第八九兩章，此與六七兩章皆係論外交者。十六年八月十五日誌。

論用爪抓

一，多情男女可用爪抓者，爲腋窩，臂，股，札伽那，(Jaghana 卽陰阜，) 兩乳，腰，背，胸，喉，是也。但常人亦可用抓，在怒後復和時，天癸後，醉中，在外，臨別。

二，用爪之法，以及用齒，均當因人而定。多情男女之爪其尖新且銳。爪之美德爲成長，潔淨，柔軟，鮮美，不斷，不裂。

三，以爪彈著頰，乳或脣上，但有微痕而生紅腫；其法以拇指彈四爪，豁然有聲，故謂之「彈痕」。

四，爪痕曲者謂之「半月」，乃乳上喉間之痕。兩痕相對，聖人稱之曰「圓痕」，此痕宜著札伽那上，腰穴及股上。情人如抓一痕，長二三寸，則名曰「一線」。

五，痕在乳上，以四爪併抓，拇指下屈，痕悉向乳頭者，善知識稱爲「孔雀爪」。

六，以五指抓乳上，其痕名曰「兔跳」。有名爲「荷葉痕」者，宜着乳上，隱處以及背上。將外出時，智人當于乳及札伽那着三四線，相傍甚密，以爲紀念。

論咬

一，齒之美者，皎潔，尖銳，不長，不短，鮮艷，勻齊，細密。凡可接吻之處皆可用齒，除却口內，上脣及眼。

案，第七章論接吻第一節云，「先師云，眼，喉，頰，脣，口內，胸，額上，均爲可接吻之處。依地方習

慣，拉達居民則以親札伽那爲樂，又接吻于臍下及兩腋窩下。」

二，微咬脣上但現紅色者，謂之「隱咬」。在下脣或左頰力咬，則爲「腫咬」。以下脣助咬，連咬而成者，稱曰「珠寶咬」。

三，以兩齒咬下脣中間，細如胡麻，是謂「點咬」。但如以全齒所咬，則爲「點串」與「珠寶串」，是宜在腋窩，額，喉，股關節上。

四，「碎雲咬」作圓形，而粗細不等，宜用齒尖咬著乳坡上。齒印成列，中間紅痕，闊而且密，是名「野豬咬」，宜在雙乳及背上。

附記

關於這部印度愛術，隨感錄十七曾略有說及，我是什麼都不懂，所以現在也不來多嘴了。我見了那篇小文之後，趕緊僱了來回的洋車去找豈明老人，懇求他把這本書借給我看一天，恰好他自己早已看

完，所以居然答應我借用一禮拜。我看了一遍之後，還有四天餘賸，不甘心把牠白費，又不願早還這書，于是便想到抄譯出一點來。可是看來看去，覺得簡短而又可以公布的，只有論「外交」的幾章，結果便選定了這抓與咬。我譯這兩章，只因爲他像煞有介事地，仿佛塾師講書似地，講得很有趣，所以抄了出來，並無別的意思：倘若青年朋友誤會了，無端的去做上許多「圓痕」或「碎雲咬」，那是佢們妄學時髦之故，與不佞絲毫無涉的。文生謹白。

小品一五〇

江紹原

種芝麻；嫁杏；嫁橘；ETC。

豈明先生：

如病先生的撒種子說村話（語絲一二七期），賀昌羣先生的撒園葵（一三二期）和先生你的案語，以及百四

十期中河南解君先生的種花椒，均已讀過。今日所得魯迅先生自廣州寄來的信，也與本題有關：

紹原先生：

今夜偶閱夷白齋詩話（明顧元慶著，收在何文煥輯刊之歷代詩話中），見有一則頗可爲「撒園菱」之旁證，特錄奉：——

南方諺語有「長老種芝麻，未見得。」余不解其意。偶閱唐詩，始悟斯言其來遠矣。詩云：「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胡麻，卽今芝麻也，種時，必夫婦兩手同種，其麻倍收。長老，言僧也，必無可得之理，故云。

魯迅，七，二七。

我自己却不中用的厲害，連「旁證」也沒能夠找到一點半點。姑抄奉以下幾段書，算作湊熱鬧吧。

（一）文昌雜錄（宋龐元英著）卷二（學津討原本頁

十三至十四）：禮部（妙極！）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尊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二）齊民要術「種棗第三十三」：常選好味者留栽之，候棗葉始生而移之。……正月一日，日出時，反斧班駁椎之，名曰「嫁棗」。（原注：不斧則花而無實，砾則子萎而落也。）（四部叢刊影印明鈔本，「班駁」；學津討原本，「斑駁」。）

（三）東坡志林說及「嫁橘」術（此據續廣博物志。浙江圖書館因曬書暫停閱覽，未能前去一查。）

（四）伊世珍瑯環記卷上引探蘭雜志曰：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

(5) 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卷五「萬年青」條引百草鏡：四月八日浴佛日，杭俗人家植萬年青者，多剪其葉，棄擲街衢，云令人踏之則易長，且發新葉茂密。(容溥兄云，四月八日爲「百花生日」，人家多爲花本「剃頭」；萬年青剪葉棄擲街衢之事，他說沒見過。紹原注。)

如其種粟撒園葵種時的說村話，移植花椒時的口出罵言，以及種芝麻之必須夫婦二人同動手，都是用人的性行動來催植物繁衍的辦法之一種變相；則我們看了嫁杏嫁棗嫁橘等術，可悟人以爲結果實由於果樹自身有性的行動。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云云，亦頗有趣。其意義我暫不討論。這難道是植物與生人之間也可以發生性行動之意乎？(孕婦能使果實倍收之傳說，我國似乎也有，待細攷並徵求。)

移植花椒時的打罵，與撒園葵時的村話究竟是否同

科，我以爲頗不易言。在這個當口，我引本草綱目拾遺中「萬年青」條是有意義的。使植物繁衍之法必不止一個：或令夫婦同種，或說村話，或由種者打罵，或聽人腳踏，以及其他，以及其他。這些方法中，哪些帶有「性的」性質，哪些不帶有，我們似應當仔細分別。

貴「新浙江」的內幕外表，自有負責的宣傳者報與你知。於我這個熱心於再出洋遊學的人，有兩件事特別重要。(一)某要人之妻請公費出洋讀書而未果；(二)另一要人之子，則已目的達到，達到目的。政治學，經濟學，乃至民俗學，將來自有一番般闊人之子之孫，之妻之娣，出來負責，可賀可賀。八月五日，於杭州清泰馬路七十二號。

教育漫語

祖正

教育事業也同其餘事業一樣須講設備。要設備就要巨款。理醫各科如是，文法何莫不然。這幾年來國立學

校的經費云云已成了只指教職員的薪水及僅少的辦公費。近年來並此而亦付缺如。衙門裏說是枵腹從公；肚子已經飢了還要強人從公已屬難事。而學校的教職員因為學校經費因絀，職員除辦公而外，須為不可少的設備開支出去奔走張羅；教員方面因為設備不周還要從防備肚飢的幾個「血本」裏分出幾個來，總得買幾本新的參考書看看才能對付過去。從日新月異的學問裏有些時候竟連訂一兩份雜誌來吸吸空氣都辦不到。實在這幾年來京內的國立教育（京外也罷，）也難怪沒有起色了。

這次當局者從事改組，我們因其別無目的，方法欠妥而有近似非難之辭。然而最認為失當的乃是對於歷來維持苦心一點不會鑒諒到。不鑒諒也罷，本來並非為要人鑒諒而去維持的。然而言辭態度上有一種近於侮辱輕慢。侮辱輕慢也只是施行者人格的缺損，受之者不妨不與計較的。然而還要分別選任，俾資服務，這真是令人難堪不過的事了。

一二日來報上自從接收消息之後不見有何記載。舊教職員說正從事索欠。據我個人之意恐怕難見效果。如果索之過激誠恐被誤解為存心搗亂。有欠不索當然也不合理。然而我以為當局既已接收學校，此時索欠不免被誤解為與其為難。所以不妨暫持觀望態度。我以為只有此事應持觀望態度的。

報上說舊教職員對於合作與否現持觀望態度。恐怕報載不明非是真相。在這上面說持觀望態度，那個態度實在不應該教育界中人可有。

古語說士不受辱。如果對於這次當局者的態度認為侮辱乃就不容觀望何言合作。此乃第一種可以立決的態度。如謂教育乃是公共事業，任教職乃是為公家服務，不管當局者是何系何派而只顧從事以教育為目的之事業，這也可以立即決定的第二個態度。按照事理而說只僅上述二種立即可以決定的態度。至於說看罷，看當局者今後的態度罷；當局者還要我們，我們就幹下去，不

要那就算了。這固屬帶點樂天性，但在教育界中却有點可笑的態度。還有說教書也不妨作一買賣看，有錢就幹，沒錢就走。我想以幾年來經過了多少艱難，現還沒有他去的教職員不至於被人誤解到這樣罷。要是確有這種態度那才只好說是觀望的態度，但確是一種危險的態度。因為「有錢就教書」的態度，再進一層就是「有了多少錢就教多少書」的態度。再更進一層的話乃就是「拿什麼錢來就教什麼書」。當然目前還沒有什麼表示，但恐怕不久就有些地方要出錢來叫人教一種特別的書。四書五經之類也有各樣的教法。雖然我想國內戰亂相承決不會到那種昇平時代。然而教育界中首先應該防犯這一點才是。

報上說教職員視教育為「慈善事業」所以暫持觀望態度云云。觀望既非應該，其視教育為慈善又非合宜。一定都是傳聞之誤了。

我們最初主張對於這次改組不可輕言引退自鳴高

蹈，為正義之故應該奮鬥到底的。那末被一時此一時，此刻又從何奮鬥呢？我以為除上述之兩種態度而外還有第三種態度可採取。

教育既屬公共事業不應任一系一派之人以不合時流的官僚式的辦法包攬，凡是與教育界相關的人都應起而監督指導之。例如這次改組應該自始至終糾察該籌備委員會一切的設施。惟其是教育為公共事業我人不能以被人接收為放棄責任的遁辭。就是應該在第三者的地位上指明以後改組對於某項某項不應改變，對於某項應該添設。對於某項某項的設施認為不合亟應撤消，對於某項某項應改立即罷免。不徒作無謂之反抗，應力任真正之批評。我以為九校教職員此時應該把索欠問題暫行擱下，以從事結合雜亂的團體振飭渙散的精神來計劃監督這次的改組。

- (一) 反對合並一校後總校長之設置。
- (二) 或各科之學長須由全體教授會中推選。
- (三) 確定各校基金及經常費。

(一)反對男女共學之改變。

(二)教授不得以擔任鐘點多少，須準年限學殖資望等爲定。

(三)設定教授會。凡教授皆得爲會員，以代替舊有之評議會，決議學校大事。

(四)凡關於教課設廢聘任教員以及學校重大事須經全體教授會中選出之委員會或全體教授會通過。

(五)須承認學生會。學校不受學生會監督但也須聽取學生會意見。

以上只是想到的幾點。爲教育前途着想定必遺漏極多。

不論時局久暫如何總之這此改組關係甚大，不能一聽政府爲所欲爲之設施致將來不可收拾。如果默不發言無條件遽爾回職的乃是自甘屈伏，不特不足以上述第二種態度爲合作之理由，又是破壞公共精神只圖私利之

輩。以上述第一種態度爲理由而引退的須尊重其人格之自由不可勉強其合作。然要在第三種態度上立論我們還希望其有所表白不徒作消極之表示。

末後對於學生亦想稍述一得之見。學生非教職員可比無所謂不合作。政局變遷當權易人在，共和國不是帝王時代可比，決毋用有恥食周粟之想。當局者既以改革自應，不妨靜觀設施。再積極一點亦可具監視態度，應抑制一時的感情衝動而克苦求學並歷練理智之發達。年來政治軍事都借宣傳工作或標榜主義相號召。一若國民之向背只在宣傳與號召工夫可以左右得來的。此又鑑於理智之念不深可以煽動可供驅使的青年甚多之故。如果無心於目前政治事業不願供人驅使的青年就在如此狀況之中還想折志讀書發展個性之所長以謀將來遠大的效用，那末抑制一時的情感亦是重要的修練。因爲學生適與容易成爲理智之念發達利害觀念太深之教職員年輩的人相反對，正宜用理智意志來壓抑自己。我說得太卑近

然不認爲太迂遠。至少希望對此問題勿作犧牲太甚之舉。勿多反對而去要求，要求有適合理想的讀書地方。這是應該做的第一步工作。

訂正 一四四期七十六頁下段應改爲「形同政界之一黨登台霸佔要路，一旦官運遷移，遽又掉頭他去。」

隨感錄

十八 澤瀉集序

起明

近幾年來我纔學寫文章，但是成績不很佳。因爲出身貧賤，幼時沒有好好地讀過書，後來所學的本業又與文學完全無緣，想來寫什麼批評文字，非但是身分不相應，也實在是徒勞的事。這個自覺却是不久得到，近來所寫只是感想小篇，但使能夠表得出我自己的一部分，便已滿足，絕無載道或傳法的意思。有友人問及，在這一類隨便寫的文章裏有那幾篇是最好的，我慚愧無以

應，但是轉側一想，雖然夠不上說好，自己覺得比較地中意，能夠表出一點當時的情思與趣味的，也還有三五篇，現在便把他蒐集起來，作爲苦雨齋小書之一。貝爾特堡批評藹理斯，說在他裏面有一個叛徒與一個隱士，這句話說得最妙：並不是我想援藹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裏也還有叛徒活著。我毫不躊躇地將這冊小集同樣地荐于中國現代的叛徒與隱士們之前。

至于書名澤瀉，那也別無深意，——並不一定用楚辭的「筐澤瀉以豹鞞兮」的意思，不過因爲喜歡這種小草，所以用作書名罷了。在日本的「紋章」裏也有澤瀉，現在就借用這個圖案放在卷首，省得另外找人去畫了。十六年八月七日，于北京。

十九 好女教育家

山叔

八月七日順天時報載「女附中拒絕剪髮女生入校」一則新聞，原文曰：

「西城關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歐陽曉瀾女士自長該校

後，不惟對於該校生功課認真督責指導，即該校學風，由女士之嚴厲整頓，亦日臻良善。近聞該校此次招考新生，凡剪髮之女學生前往報名者，概予拒絕與考，因之一般剪髮女生多有望洋興歎之概云。」

案，禁止婦女剪髮唯直隸山東已見明令，京兆雖屬安國軍治下，尙未有此禁令，不能謂非重大缺典，足爲人心世道之憂，今幸得女附中主任女士深明大義，仰體憲懷，毅然決然，拒絕剪髮逆生參與考試，誠足以大快人心而維綱常于不墮者也。嗚呼，使中國女教育家悉能如此，不待使令，事已先辦，則「髮逆」不足平也，有厚望焉矣！此記。

二十 好主任與日本

冰川

本日順天時報登着這樣一則新聞，題曰「女附中拒絕剪髮女生入校」。（編者案，新聞原文已見前條，此處從略，請參看。）

按這在無奇不有的「京師」地方，原不能算很特別的新聞。認女子頭髮爲維繫禮教的必需的東西，對於女

子把牠剪去感受到重大的危害而表示不滿與惶恐者，是「不自今始」的事了。記得不久以前就聽說有某女校主任（？）勸剪髮學生重新蓄髮的事。只是連剪髮女生與考的權利都加以剝奪，則恐怕是昉自歐陽主任手。剪髮似乎是不應該的，數月前在天津早就明令禁止過了，誰叫「妳」們不遵守？而況在北京，男的穿西裝，女的剪頭髮的都是共產黨的學說早已成立了，誰叫「妳」們還要冒險；所以，她們不得與考只是小焉者耳，其爲活該是不用說的也！至於該主任衛道有功是應該「着即明令褒獎」的；但不知當局諸公已鑒見其一片苦心否？

其次，這則新聞只見於順天時報，他報均未登載，可見該報衛道之事是不敢後人的，其功勞我們實在不應該忘記。加之，該報記者在登載這則新聞同版的什麼「社會鏡」欄裏，因爲鑒於「新世紀以來、歐風東漸、好趨時髦者、已多效法夷妝、目爲輕便、即此已經失掉我中國祖國固有的面目、及至現在、可就格外變本加厲了、」（句讀仍舊）之故，接着便詳述女子穿鞋，剪髮和

裝束等事，末段則發出下列的感慨：

「我要問諸位女同胞、是不是中國人、裝束就要改良、爲什麼用夷變夏、專門向外國人學步哩、反過來再說、外國婦女却何以不與我們同化哩、唉、」（句讀仍舊）

對於順天時報的日本記者滿口「我國同胞」地掛羊頭賣狗肉的事是誰都知道的，不用再說什麼；我們現在只要欣賞他們「有識者」模仿「狂徒」（見隨感錄第十四）們所作的白話文就夠了。但我也要問問該記者爲什麼「專門向外國人學步哩」？

一九二七，八，七。

二一 好洋奴

陳志英

今天早晨起來後，正同小狗玩着，忽然門縫裏颯地塞進兩張紙來，我想這大概又是什麼廣告吧。隨便拾起來一看，一張乃是圖畫，畫着一個學生高高站着大叫「打倒帝國主義」，而下面中華民國的聽衆，老的，小的，壯的，病的，士農工商以及流氓，都在那裏交頭接耳，表示反

對，有幾個人嘴裏還畫出一道毫光，說出下列的話來：

老人，「他的意思是要中國強盛麼？」

流氓，「帝國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

紳士，「現在要中國富強，要喊建設的口號！」

商人，「國人一致覺悟，在建設的路上走！」

工人，「中國元氣太損，再用不著破壞了！」

學者，「在上海租界內我們希望中外人民合作呵！」

（舉起兩手，說得似乎很起勁。）

這張圖下署「上海保安會印行」。還有一張是傳單，今照樣抄錄于下，以供有目者之共賞焉。

循規蹈矩

「循規蹈矩」，真是千古治家治國的至理名言；否則處處演出越軌的舉動，就要家不家，國不國了。我們不幸，生在亂世的時候，歹人四伏，乘機搗亂，隨時挑撥，從中取利；所以我們要非常當心，不要做什麼越軌的舉動；因爲一做軌外行動，我們就墜他們的計中，給他們做肉那麼魚，我們還能夠「安生樂業」麼？好得住在

上海公共租界的同胞們，多是「循規蹈矩」，所以歷年來國內戰爭的時候，就是上海一隅能平安無事，那些歹人，也沒有機會，施他們破壞的伎倆了。但是他們處心積慮，勃勃思逞，要使我們不能「安生樂業」。他們有意吹毛求疵，何止一日呢？就是此次上海工部局增加房租，他們也說是非法舉動，乘機煽惑民衆，搗亂時局。要知道工部局此次加捐，雖時機不甚適宜，然在此百物昂貴的時候，要將上海繼續發展，不能不出此彌補的方法；況且所增的數目，平心而論，也是有限得很，不過百分之二，對於我們的負擔是很輕，並且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我們的利益還大呢。假使我們聽了那些煽動的話，來罷工輟業，商業停頓：這樣一來，我們的損失，豈不太大麼？現今生計艱難，我們切不可輕舉妄動，還是「循規蹈軌」的好罷。

諸位看了這兩張「上海保安會」的宣傳品，大略可以知道了罷：上海的英人怎樣陰險可怕，華人怎樣卑鄙無恥，令人不禁喝采一聲「好洋奴」！七月二十九，于

上海。

編者案，此種循規蹈矩的教訓，我們在北京久已熟聞，如日本順天時報之諄諄以苟全性命見誨，是也。孟子上有這兩句話，「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吾君也？」讀保安會傳單，殊深此感焉。

八月九日。

二二 關於希臘人之哀歌 起明

英國部丘 (S.H. Butcher) 教授著論文集希臘天才之諸相 (Some Aspects of the Greek Genius) 是一部很有意義的書，日本已有譯本，可惜在中國還沒有人介紹。今天看小說月報十八卷四號，見有張水淇先生的一篇希臘人之哀歌，不禁很是喜歡，因為這就是書中希臘人之憂鬱的抄譯，雖然沒有正式聲明。張先生于節譯那篇之外，又從同書中的希臘詩上之浪漫主義的曙光裏采取了三首墓銘，加在末尾，所以不是原文的本相，但意思與文句差不多都是部丘的書上所有的。張先生所根據的似乎又是日本譯本，這在保存著日譯的誤解上可以看

出：本來此書譯者也是日本知名之士，但疏忽處總是難免。漢譯中云：

「更有少婦從新婚之室至其亡夫之墓，其事之可悲不言可知，咏此事之詩中有云，

結婚之牀于當然之機迎接君，墳墓先機而迎接。」

案原書只引此詩一句，不加英譯，——*Horos eik-hese pastas, aorios heile se tumbos*——日譯加以解釋，

與上文所引正同。右詩原文共有六行，直譯其大意如下：

「新房及時地迎了你來，墳墓不時地帶了你去，

你安那斯泰西亞，快活的慈惠神女之花；

爲了你，父親丈夫都洒悲苦的淚，

爲了你或者那渡亡魂的舟子也要流淚：

因爲你和丈夫同住不到一整年，

却在十六歲時，噫，墳墓接受了你。」

Horos 一字是從「時」字變出來的，意云及時，反面的 *Aorios* 所以是失時或不辰等意，日譯云當然之機云云似乎不得要領。唯「亡夫之墓」則係漢譯之誤，英日文均只云從新婚之室至墳墓，我們看原詩第三行，也可

以知道她的丈夫並未先死也。

又漢譯有云，「有夫妻二人距一時間而死，其合葬之墓成爲新婚之室，其墓碑上有云：

二人恰如同棲，埋於一石之下，有幸福的分居一墓如分居一室。」

案日譯末行爲「幸福地共居一墓正如共居一室」。但考察詩意似當如下：

「二人恰如同棲，埋于一碑之下，嚴飾公共的墳墓有如公共的新房。」

「幸福地」一語似乎是多出來的。但這種改變恐怕譯述者的通癖，不能斤斤較量，就是部丘教授自己也是有的。如“*Dakrukheda benomun*”一詩，英譯云，

「我哭著降生，我哭夠了而死，我于一生中尋得許多的眼淚。」

漢譯根據日釋則又略變爲

「我泣而生，我盡力的泣而死，我於生涯中尋得許多淚。」其實直譯起來意思大略如下：

「我哭著降生，我哭過了而就死，

我于許多眼淚中尋得了我的一生。」
意味的些須的差異本來沒有多大關係，現在不過順便說及，以見翻譯之難罷了。十六年八月十日。

「簡字舉例」答客難

陳光堯

作人先生：

我那篇簡字舉例一文刊出後，有幾個朋友說：「裏面『至于至善』一句中『善』的簡體，和『苦』字的草寫相同。」不錯，我早先也曾顧慮到這兒，（如果有人要說這是「滑頭話」，那我倒也完全承認，）不過可就是沒有充分的去注意。現在我按這種「雷同」，在中國文字裏與這相類似的例子也很不少。即如：古文中的「於戲」兩字，在現在則作「嗚呼」或「嗚乎」；古文「蚤」字現在作「早」，而「蚤」却又成了物名；「委蛇」的「蛇」字，不讀「尸世」音而讀「一」；「體」的俗寫「体」（一作：一個「身」和一個「本」字並列的體式）字，本是古文的「笨」字；「參謀」的「參」，借作「人參」的「參」，而且該字的這兩種用法，現在

還同時並用，像此一類的例證實在很多。況且這「善」字還有它上下文的語氣，例如：「善法」誰也不會誤為「苦法」，這也是一種理由。不過此種說法，或者也許有一點近乎「強辯」；那末只好把原書「縮字大綱」裏：「各字的筆畫不宜有重複的毛病」一條規定略為變通，就是把草體「苦」字草頭的底下再加一個短橫，這是避免兩字重複的一個辦法。

此外又如賤名「光堯」（以下為免刻字困難起見，都暫以「堯」字替代）之「堯」的簡體，本是「世」字的俗寫。但「世」字却很可以用它的簡體（按銅板中「堯」的簡體，較「世」的筆畫反多）作「三十」下加一橫的體式。所以「堯」作「世」的俗寫，比較「善」作「苦」的草體，並且沒有和他字重複的毛病。如果這種解釋也還嫌近乎「牽強」了；那末只有照樣再犯一點重複的「不然」，單把「堯」字下面的兩個「土」字的橫畫連接起來，這也可以沒有甚麼衝突了。以上這一點聲明可否請在語絲上發表，不勝幸甚。七，二六，陳光堯上。